

馆藏精品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二十一卷

远方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.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永乐大典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数字图书馆
PDG

目 录

永乐大典

-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(1)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-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(51)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-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二十尤 (103)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
数字
知识
普及

PDG

永乐大典卷之 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永
乐
大
典

兵

【西汉书】：赵充国奏疏曰：臣闻兵以计为本，故多算胜少算。先零羌精兵分馀不过七八千人，失地远客，分散饥冻，罕开莫须，又颇暴略。其羸弱畜产畔还者不绝，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，臣愚以为虏破坏，可日异，远在来春，故曰，兵决可期月而望。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，万一千五百馀里，乘塞列隧，有吏卒数千人，虏数大众，攻之而不能害，今留步士万人屯田，地势平易，多高山远望之便，部曲相保为暂垒，木樵校联不绝，便兵弩飭斗具，烽火幸通，执及并力，以逸待劳，兵之利者也。臣愚以为屯田，内有亡费之利，外有守御之备，骑兵虽罢，虏见万人留田，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。从今尽三月，虏马羸瘦，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，远涉河山而来为寇。又见屯田之士，精兵万人，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，是臣之愚计，

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策也。至于虏小寇盗，时杀人民，其原未可卒禁。臣闻战不必胜，不苟接刃，攻不必取，不苟劳众，诚令兵出。虽不能灭先零，直能令虏绝不为小寇，则出兵可也。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，从乘危之执，往终不见利，空内自罢敝，贬重而自损，非所以视蛮夷也。又大兵一出，还不可复留，湟中亦未可空，如是徭役复发也。且匈奴不可备，乌桓不可不尤，今久转运烦费，倾我不虞之用，以贍一隅，臣愚以为不便。校尉临众，幸得承威德，奉厚币，拊循众羌，谕以明诏，宜皆乡风。虽其前辞尝曰：得亡效五年，宜亡他心不足，以故出兵。臣窃自惟念，奉诏出塞，引军远击，窃天子之精兵，散车甲于山野，虽亡尺寸之功，媿得避嫌之便。而亡后咎馀责，此人臣不忠之利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臣幸得奋精兵，讨不义，久留天诛，罪当万死。陛下宽仁。未忍加诛，令臣数得熟计，愚臣伏计孰甚，不敢避斧钺之诛，昧死陈愚，唯陛下省察。又《晁错传》：孝文帝时匈奴疆，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，错上言兵事，曰：臣闻汉兴以来，胡虏数入边地，小人则小利，大人则大利。高后时再入陇西，攻城屠邑，欧略畜产，其后复入陇西，杀吏卒，大寇盗。窃闻战胜之威，民气百倍；败兵之卒，没世不复。自高后以来，陇西三困于匈奴矣。民气破伤，亡有胜意，今兹陇西之吏，赖社稷之神灵，奉陛下之明诏，和集士卒，底厉其节，起破伤之民，以当乘胜之匈奴，用少击众，杀一王，败其众。而法曰：大有利，非陇西之民

有勇怯，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。故兵法曰：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民。繇此观之，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。臣又闻用兵临战，合刃之急者三：一曰得地形。二曰卒服习。三曰器用利。兵法曰：丈五之沟，渐车之水，山林积石，经川丘阜，草木所在，此步兵之地也。车骑二不当一，土山丘陵，曼衍相属，平原广野，此车骑之地。步兵十不当一，平陵相远，川谷居间，仰高临下，此弓弩之地也。短兵百不当一，两陈相近，平地浅草，可前可后，此长戟之地也。剑楯三不当一，萑苇竹箭，草木蒙笼，支叶茂接，此矛铤之地也。长戟二不当一，曲道相伏，险阨相薄，此剑楯之地也。弓弩三不当一，士不选练，卒不服习，起居不精，动静不集，趋利弗及。避难不毕，前击后解，与金鼓之音相失，此不习勒卒之过也。百不当十，兵不完利，与空手同。甲不坚密，与袒裼同。弩不可以及远，与短兵同射不能中，与亡矢同。中不能入，与亡镞同。此将不省兵之过也。五不当一，故兵法曰：器械不利，以其卒予敌也，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予敌也，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予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予敌也。四者兵之至要也。臣又闻小大异形，强弱异执，险易异备，夫卑身以事强，小国之形也；合小以攻大，敌国之形也；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，上下山阪出入溪涧，中国之马弗与也。险道倾仄，且驰且射，中国之骑弗与也。风雨罢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之人弗与也；此匈奴之长技也。若夫平原易地，轻车突骑，则匈奴

之众易挠乱也；劲弩长戟，射疏及远，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；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，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；材官驍发，矢道同的，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；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去就相薄，则匈奴之戟弗能给也。此中国之长技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长技三，中国之长技五，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，以诛数万之匈奴，众寡之计，以一击十之术也。虽然，兵，凶器，战，危事也。以大为小，以强为弱，在俯仰之间耳。夫以人之死争胜，跌而不振，则悔之亡及也。帝王之道出于万全，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，来归谊者，其众数千，饮食长技，与匈奴同。可赐之坚甲，絮衣，劲弓利矢，益以边郡之良骑。令明将能知其习俗，和辑其心者，以陛下之明约将之。即有险阻，以此当之。平地通道，则以轻车材官制之，两军相为表里，各用其长技，衡加之以众，此万全之术也。传曰：狂夫之言，而明主择焉。臣错愚陋，昧死上狂言，唯陛下财择。文帝嘉之乃赐错玺，书宠答焉。

【诸将策疏谋略】：汉刘向，上宜封陈汤疏：汤素贪所卤获财物，入塞多不法。司隶校尉移书道上，系吏士按验之。汤上疏言：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，万里振旅，宜有使者迎劳道路。今司隶收系案验，是为郅支报仇也。上立出吏士，既至，论功，石显以为延寿汤擅兴矫制，幸得不诛。如复加爵土，则后奉使者争，欲乘危徼幸，生事于蛮夷，议久不决，故宗正刘向上疏曰：郅支单于，囚杀使者，吏士以百数事，暴扬外国，伤威毁重，陛下赫然欲诛之意，未尝有忘。西域都护延寿，副校尉汤，承圣指，倚神

灵，出百死，入绝域，斩郅支之首，扫谷吉之耻，万夷懾伏莫不惧震。呼韩邪单于，见郅支已诛，且喜且惧，愿守北藩，累世称臣。昔周大夫方叔，吉甫，为宣王诛玃狁而百蛮从。其诗曰：显允方叔，征伐玃狁。玃狁来威，吉甫之归。周厚赐之。其诗曰：吉甫宴喜，既多受祉。来归自镐，我行永久。千里之镐，犹以为远，况万里之外，其勤至矣。延寿，汤既未获受祉之报，反屈指命之功，久挫于刀笔之前，非所以劝有功，厉戎士也。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，谓伐楚责苞茅后有灭项之罪。僖十七年，夏灭项。《公羊传》曰：齐灭之也。不言齐为桓公讳也。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，贰师将军李广利，指五万之师，靡亿万之费，经四年之劳，靡，散也，音靡。而靡获骏马三十匹，虽斩宛王母鼓之首《西域传》：作王母。寡犹不足以复费。复，偿也。其私罪恶甚多，孝武以为万里征伐，不录其过，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，重于宛王杀使者，罪甚于留马。而延寿汤不烦汉士，不费斗粮，比于贰师功德百之。且常惠随欲系之乌孙，郑吉迎自来之日逐，犹皆裂土受爵，故言威武勤劳，则大于方叔吉甫，列功覆过，则优于齐桓贰师。而大功未著，小恶数布，臣窃痛之。乃封延寿为义成侯，赐汤爵关内侯。大中大夫谷永，上宜赦陈汤罪疏：汤上言康居王侍子，非王子也。按验实王子也。汤下狱当死。臣闻楚有子玉得臣，文公为之反席而坐。子玉，楚大夫也。得臣，其名也。赵有廉颇马服，强秦不敢窥兵井陘，近汉有郅都魏尚，匈奴不敢南向沙漠。由是言之，战克之

将，国之爪牙，不可不重也。窃见关内侯陈汤，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也。闵王诛之不加，屠三重城，斩郅支首，报十年之逋诛，雪边吏之宿憾，威震百蛮，武畅四海。汉元以来，征伐方外之将，未尝有也。书奏，天子出汤，夺爵为士伍。汉皇甫规上求乞自效疏：永和中西羌众大合，攻烧陇西朝廷患之，规乃上疏求乞自效。臣比年以来，数陈便宜，羌戎未动，策其将反。马贤始出，颇知必败。误中之言，在可考校。臣每惟贤等，拥众四年，未有成功。久师之费，且百亿计。夫羌戎溃叛，不由承平，皆因边将失于绥御。乘常守安，则加侵暴；苟竞小利，则致大害；微胜则虚张首级；军败则隐匿不言。军士劳怨困于猾吏，进不得快战以徼功，退不得温饱以全命。饿死沟渠，暴骨中原，徒见王师之出，不闻振旅之声，酋豪泣血惊惧生变，是以安不能久，败则经年。臣所以抃手叩心，而增欢者也。愿假臣两营二郡，屯列坐食之兵五千，出其不意，与护羌校尉赵冲，共相首尾，土地山谷，臣所晓习。兵执巧便，臣已更之。可不烦方寸之印，尺帛之赐，高可以涤患，下可以纳降。若谓臣年少官轻，不足用者，凡诸败将，非官爵之不高，年齿之不迈。臣不胜至诚，没死自陈。时帝不能用，章忠。

【属公集】：论措置招安人马三说：臣闻近日诸军，有招安到诸处头项人马，颇不宁帖，虽重兵弹压。将臣措置，固已别无他虞。然事欲经久，理须可行，臣询之众论，谓其说有三。盖自来招安之人，必须裂其队伍，易其将佐，异其居

处。今新招之人关防有所未至者一也。又行在诸军月粮，口食料钱，食钱，并从一多。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钱百钱，省口食二胜半，别无衣食，自营之资，迫于老幼糊口之计，其抚养存恤有所未尽者，二也。又朝廷旁近郡。如钱塘温明等处，物价高下。比之越上，大段不同，并无戍卒。若分就钱塘近便去处，时暂驻扎，则士卒薪刍日资之物，决无高价倍用之费，即有警急，朝召而夕至，必无阙事。今新招之人放纵既久，乍从俭约。已自不堪。加之百物踊贵日用益广，是以不能安处，共屯泊暂戍之地有可议者，三也。臣伏望圣慈，速与大臣商量经画此三事者，以安反侧，不胜大幸。若使迫于饥穷，令其愁苦，虽法制日严，刀锯积下，终不能禁其溃乱之心，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！

【缙绅渊源】：陈说回隆兴府马总管启：英標久阔，良深仰德之怀，戎幕肇开，幸托同寅之好，未遑修贺，先沐撝谦，某官沉略济时，长材迈往，运筹决胜，夙韬堂上之奇；横槊赋诗，独擅胸中之略。顾今副帅，视昔廉车？矧江西一路之雄，护诸将列屯之重，折冲樽俎，少资绥静之功。拱扈殿岩，伫奉还归之诏，某滥将隆指，方愧罔功。千里向风，尚阻参承之便，尺书走介，第深感戢之私。又回陈正将启：讲闻惟旧，莫瞻庭角之姿；会晤有期，行接茵凭之末。末皇修敬，遽辱撝谦。某官天赋材猷，家传忠孝，功名自许，笑安事于毛锥，气概不凡，漫留心于金版。项常游刃，曾不挫芒。诸公交鸚荐之章，九重思鹰扬之勇，合留侍于环

尹，尚借重于南方。弓矢橐健，小展总戎之略，诗书礼乐，伫膺谋帅之求。某，才无愈人，老而漫仕，未离尘埃之走。敢忘风月之分，一见胜于百闻已惬平生之愿。他人不如同姓，当知忠孝之规。又许巽回赵路分启：发号九天，总戎一道，拥旌旄而载路，惠然肯来，忽珠玉之相先，喜而不寐。感铭深切，惭惧交并。某官，派别天潢，芳流仙籍，学问悉根于千圣，文章自成于一家。抗志功名，投弃班超之笔，过人谋略，雅尊却谷之昼，亟蒙剡牍之荐抡，荐被冕旒之赏鉴。荣参幕府，旋董戎昭，第惟盘石之宗，当厚本根之阴，不容席暖，伫奉诏温。某，深愧樗材，滥吹钟幕，财货源流之末达，簿书期会之何堪。逃虚而闻足音，奚啻跫然之喜。握手而论心曲，愿亲益矣之规。又徐湘贺熊总管启：岭之南，去朝廷远甚，深切顾尤。以外，付将军制之，有光分命，旌旗日暖，草木春回。某官，国土无双，将材有五，翹关负重，肱传卓冠于伦魁。揽辔澄清，威望雅夸于淮海。俄急流而勇退，从醉尉以谁何？拊髀兴叹，方汉文恨不得颇牧。用兵为善，惟李靖可与语孙吴。爰起蛰龙之卧于南阳，俾总如虎之屯于广管，独当方面。小留细柳之真，严设坛场，即拜淮阴之大。某辱知有素，闻命尤欣，瞻厦屋之连云，久怀阻阔。企麾幢之压境，庶托帡幪。又通赵都监启：仰公侯之干城，籍甚维城之望，叨宾客而入幕，缺在佐幕之能。兹幸及瓜，遂将施柏。某官，麟之角，振振公族。螽斯羽，蛰蛰子孙。汉东平之善，朱虚子忠，唐阿间之功，江夏

之略，属两阶之舞羽，屈千里以临戎，分宝玉以展周亲，正赖枝叶本根之庇。刑白马而王刘氏，伫膺河山带砺之封。某偶同君子之寮，获从大夫之后，饥鸟绕树，既有可依之枝，美玉在山，畴非不润之木。又与李都监启：干城南国，微而草木以皆知，汎水俭池，久矣匏瓜之不食。及兹副掌，得所茝依。某官，材气天下无双，占功劳中兴第一。鸣剑驰伊吾之志，著鞭恐祖生之先。属舞羽于两阶，暂总戎于千里。上方拊髀，远思李牧之为人，日伫登坛，亟拜淮阴之大将。某，居前居后，不能轩轻，一飞一集，何计少多。俾同君子之僚，获从大夫之后，开大尉羔儿之酒，悦容著绿之书生，赋将军竞病之诗，或见能文之稚子。又代回赵监押启：问津铎浦，昔谐睹面之私，领郡近江。今有亲人之便，是惟幸会，深切欢惊。某官，学有余师，器非近用，擢仟籍郁然之秀，蜚仕途籍甚之声。暂屈总戎，未闻召节，周以异姓为后，独尚懿亲，汉非刘氏不王，宁容外服？某，久兹间阔，行矣瞻承，未遑缣素之驰，首辱鸳緌之况，感铭交集，敷述奚殚。又通吴巡检启：细柳屯云，仰止真将军之久。红莲泛水，颯然老宾容之惭。行将盍簪，敬用削牍。某官，龙虎熟于韬略，草木知其威名，精神足以折遐冲，中兴第一。诗书可以谋元帅，天下无双。维时戢簪，小屈慎选，上方拊髀，远思李牧之为人，日伫登坛，亟拜淮阴之大将。某，后前不能轩轻，飞集何计少多。偶同君子之寮。获从大夫之后，兴其进也。悦坐间不厌于绿衣，俯而就之，庶屋上窃窥于解

瓦。又余日华代回曹统领启：随牒宦途，夙仰七十余创之勇。剖符支郡，行瞻九尺四寸之容。大尉此心，曷胜其喜。某官，豆箕思敏，竟病才高，蚤传黄石之书，妙得白猿之术。谓刀剑安用毛锥子，欲貂蝉生从兜鍪中，当拊髀思李牧之贤，乃投笔抗班超之志。敦诗书，悦礼乐，以儒家者流。执鞭弥，属橐健，与吟等为伍。暂屈总戎之职，莫收汁马之功。横槊赋诗，志常在于千里。披甲上马，老犹堪于一行。愿趣舍人以治装，即斩名王而寡鼓。某，载驱夙驾，已及近疆，逆旅崎岖，行李未遑于一介。拊谦缱绻，尺书先辱于双鱼，感极铭心，言殚占毕。又与麻沙魏巡检启：闻英誉于诸公，期于识面，接臣游于百里，实以尉心。敢列寸忱，敬寓尺削。某官，材猷闳敏，智略纵横，得兵法五十家，糟粕不专于纸上，折遐谋千万里，机筹将满于胸中。少损功名，下亲巡警，暂来山水之邑，尽洗弓刀之尘。州县之职徒劳人，宁久淹于逸驾。庙堂之举不次用，即入侍于周庐。某学昧知新，分甘置散，一领青衫之落魄，数茎白发之萧骚，谁谓环堵之书生。乃堪置身于委吏，万幸契之云始。喜有邻而不孤，虽异事及同寮，勿谓兵民之殊治。辅吾志明以告，尚期药石之垂规。喜动于中，言莫能控。

【晋陆云集】：国人兵多不法札子：郎中令臣，云言国人兵放横，多行非法。至使暴及市道，声闻京邑，亲信兵乃骂詈洛阳市丞，远近嚣然。声论日广，而主者前后所报，每蒙宽宥，故群小敢肆其暴虐。前舆驾当东时，臣具以奏闻，上

立节度，亦备严上下司察。念在举宣，而亲信卒泰骄，称突关强市民物，至使行道哀穷路人叹惋。臣下只命幸使罪人时获金以泰，宜加重戮以戒肃，方来军都督李婴，行实奸秽，终身备王人。虽不致法，犹加捶楚。主者奏泰依婴决罚，事寝不出，而特令原泰。泰之凶狡，罚至大壁。至于今日，不蒙薄罚。臣切以自今群丑，虎视竞为暴虐矣。小人得志，则下陵上替。前卿显言事，大农文旨倨傲，反成却安功名之士，议在不辱。而显等恃恩，敢行侮慢臣时列启并呈显言事，事寝不省，是以自来拱嘿未敢多言。而切见国法日侈，而恩宥无已。诚惧威禁遂颓，丑声滋闻，愚谓自今宜齐之以法。使下知禁，有司所执犹宜时听。不然，以往则监司之吏，锋矩靡加，而准绳替矣。臣忝切非据，与闻国政。服事以来，荏苒三年，朝宪多违，威御无列，好问不登。而流声播越，皆由执政之臣。官非其人，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贤路，退惟受遇微报未效，是以忍垢素餐，敢用文谏。唯殿下哀明愚臣，缱绻愚忠，不以前后迁讐多见罪责。临纸慷慨，言不自尽。

【宋杨冠卿客亭类藁】：与兵官启：十舍相望，未见君子。六联合治，兹同官僚。敢以尺书，布之下执。恭惟某官，气刚而志烈，声蜚而实腾，屈临花县之封，坐息潢池之盗。顾计画有可采者，未殫利国之谋谓将军何以教之，行庆登坛之拜。某浮家苕渚，驰志伊吾，安边境而立功名，莫遂长纓之请。登龙断而罔市利，姑为斗粟之图，所期欵奉于海

言，或可少逃于罪戾。

【宋欧阳公集】《论宣毅万胜等兵札子》：臣昨准敕，差往河东，续准枢密院札子，奉圣旨所到州军。体量诸军指挥，自来习学武艺，并教阅战阵次第，精与未精，缓急堪与不堪。阵敌使唤者，臣寻至诸州军，令主兵官吏，依常式教阅，观其精粗，所用阵法，除四官阵旧法外，亦有自为新阵者。大抵只是齐得进退，不乱行伍而已。诸处所较不多，其阵法则皆未可用，惟有踏硬射亲，最为实艺。见今经略司分差主将诸州巡教，以三等弓弩拍试，渐次亦当精熟。然而主将不一，器械不精，此二事须更别为制置。其诸军禁兵，共九万五千余人，内驻泊兵三万余人，惟万胜最多，最不精。本路就粮禁兵六万余人，惟宣毅最多，最不精。臣今欲乞定主将，精器械，此二事条目甚多，容臣续具画一。其宣毅万胜等兵，臣今先具起请如后。一臣勘会河东驻泊禁兵六十八指挥，共三万二千余人；内万胜二十指挥，一万一千一百余人。当初招募仓卒，不能精择，此中外共知。自到河东已及三年，其射亲踏硬弩，比初到则渐惯熟。但其人大小强怯不等，又不耐辛苦，其事艺，勉力不及河东最下清边。而料钱请受与最上神卫等，见今多差在河外五寨，缘请受既大，于他军则重难伦次，须至差拨其使唤，乃不及下军缓急，常尤败悞。臣今欲乞于河东，见在厢军三万人数，内拣少壮有勇力者，增置清边，及于京师差拨三百料钱禁军，充足一万人数，抵替万胜抽回，兼其人到河东已二年余，人各有辛苦思

归之意。一臣勘会河东本路，就粮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挥六万二千七百余人，内宣毅四十四指挥二万二百余人。宣毅招拣不精，无异万胜惟河东稍胜诸路，盖土人天性劲勇，耐辛苦，然终是不及自投军者，其农夫生梗，难以教训，至今全未堪使唤。臣到泽州，有一指挥，只拣出九十余人呈教，尚亦生疏。咸胜军两指挥。内一指挥绝然不成次第，问之云差出，近方归本营。盖河东多将宣毅差在巡检，下及诸处便不教阅。臣今欲乞将见在宣毅，委河东都转运，使亲至诸州，将短小怯弱者，称拣退充厢军。其余堪教者，不得差往巡检。下及防河寨栅不教阅处，专令逐州军教一二年，必渐可用。又论永宁军捉获作过兵士札子：臣，近据永宁军，捉获作过兵士，已曾具结集作过因依闻奏讫，盖以河北屯聚兵马虽多。自来未有威名，将帅镇抚，而卒士骄狠，相习为常，昨自保州变乱之后，肃军卫州通利军等处，相继结集不已，只如今来赵牧等，本亦别无酷虐情状，只是偶然束试不当。况自有部署围运提点刑狱司等处，自可依公论诉，岂得小不如意，便谋结集。以此见虽是官吏乖方，亦由骄兵好乱。臣伏见有唐骄兵逐帅之祸，起自河北，始务姑息，养成大患。况今河北为国家重地，事之利害所系不轻，尤宜远虑周思，防微杜渐，今官吏败事，偶宽责罚，未至失刑。若骄兵过示姑息，一启其端，则他时有不可制之患。昨保州之事，知州通判并遭杀害，其余官吏各重行责降，至今保兵自为得志，动皆引以为言，而即目统兵之官，亦自始以为戒。军威日